

外婆的“保姆”

□刘诗敏

外婆生病后，她的身边就多了一个保姆，24小时随时随地贴身照顾。这个保姆可厉害了，会给外婆量血压打胰岛素，会准时喂她吃各种的药，会隔三岔五就陪她去医院做透析。

这个“保姆”便是八十岁的外公。

外婆还没病倒前，她和外公俩人在镇上开了一家水果摊，一开便是几十年。每次去看望二老，都会看到外婆守在水果摊前，偶尔没人买水果的时候还会偷偷打瞌睡。外公便在对面的家门口和他的一帮老朋友下棋，遇着人多买水果的时候便会立马放下手中的棋子跑过来帮外婆卖水果。

我以为这样的日子还有很长很长，只是没想到卖了几十年水果的外婆突然就病倒了。原本的外婆说话嗓门可大了，隔着两条马路都能听见她在水果摊上和别人讨价还价的声音。生

病之后，外婆便很少说话，她总说前几十年把话都说完了，该歇歇了。

人们常说，最辛苦的不是生病的人，而是照顾病人的那个人。以前我不懂这句话，直到看到八十岁的外公化身“保姆”，每天忙前忙后地照顾外婆，我才真正读懂这句话。

外公对外婆的爱都藏在细节里。有一回开车送外婆去医院做透析，外公因为身体不舒服没跟着去，回来的时候就远远看见外公坐在家门口等着我们。一见我们回来了，车都没停稳，他就急忙跑到车门边上等着扶外婆下车。我看着他小心翼翼地把手放在车门上，生怕外婆下车的时候头会撞到车门，然后扶着外婆慢慢走回家。走在身后的我看到这一幕不禁心生感动，本该安享晚年的外公却总能在这些琐碎的事情上把外婆照顾得无微不至。

记得有一次，我偷偷跑回去看他们，想给他们一个惊喜。结果一路兴奋跑上楼，却看到他们俩人躺在床上，外婆挨着外公，外公手里拿着正在放着视频的手机，俩人正开心地看着手机里的视频，窗外的阳光温柔地洒落在他们身上。这一刻，他们是幸福的，我也是幸福的。这温馨的一幕，使得我心里百感交集。在他们身上，我看到了爱情从来不分年龄，有爱便有情。外公外婆用他们几十年的相依相守缝缝补补出了属于他们的幸福，那份幸福里有数不尽的柴米油盐 and 细水长流，以及密密麻麻的爱意。

如杨绛先生所说：“真正适合你的人，不是那个爱而不得的人，而是在你人生低谷的时候，还愿意陪着你一起走的人。”在外公外婆身上，我看到了爱情中真正让人感动的，从来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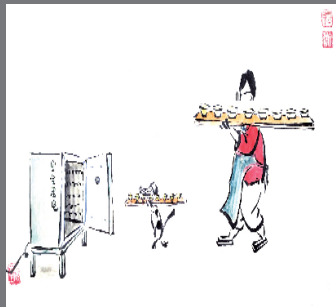
不是耳边的情话和昂贵的礼物，而是平凡日子的相依相伴相守。正所谓，深情不及久伴，厚爱无需多言。

从前车马很慢，书信很远，一生只够爱一个人。从前的时代虽已走远，但爱情总归是美好的，是值得用心守护的。愿我们都能在茫茫人海中觅得良人，互相扶持共患难，便可携手到老，抵岁月漫长。

今夜，菊花秋风里的夷园

□史运玲

今夜，菊花秋风里的夷园
没有巫山春树红
也没有沅湘春草绿
今夜，菊花秋风里的夷园
没有公子王孙芳树下
也没有清歌妙舞落花前
今夜，菊花秋风里的夷园
只有一帮开封与汝州的文人
一杯清酒，两杯淡茶，文字四五行
将千年前那个叫刘希夷的忧郁诗人
祭奠与畅想
今夜，群峰静默，柏树无语
那枚来自于大唐的月亮
依旧静静高悬龙山的亭旁
柔和的月辉，模糊了你我的模样
也朦胧了，渐行渐远的诗行
秋虫的呢喃大合唱里，你听你听
那铮铮的琵琶声响
穿越了千年的斑驳时光
依旧在风穴寺的千峰里嘹亮
这样的时刻，我分明是欣喜的
诗在远方，歌在远方
我的汝州，依然行走在风雅的路上
禅的华彩，汝上莲社的华章
依旧飘扬在古老汝州的大地之上
今夜，刘君希夷
你在发黄的《全唐诗》册页里辉煌
你的《代悲白头翁》唱尽人世忧悒
你的诗文厚重了汝州的模样
你的名字被无数后来者提起和念想
今夜，你却勾起了我深深的怅惘
时间与永恒，命运与无常
复杂的命题，百味了我的心房
也婉转了我秋风里的九曲回肠
善弹琵琶的美少年呵
你曾在襄洛古道上的山水里徜徉
亦曾在沅湘大地上感悟山的豪放
匆匆的脚步，落花感怀里的怅惘
缘何竟使你跳不出俗世的五行
总有挥不去的忧伤，在诗文里流淌
莫非你骨子里深深的忧郁特质
将你秋风秋月等闲度的佛性深藏
今夜，菊花秋风里的夷园
我是人间惆怅客
花间徘徊人 月下参差影
为君歌一曲 惆怅满心房
年年岁岁人不同
岁岁年年，月依旧是旧日的模样
飘忽人生难百年
何不酣畅每一天
看呵，那黄菊的怒放
圆月又爬上了山墙



做碗

随手一团泥
杯壶添案席
闲时看型器
口渴酒充饥

闲功夫

身倦暂偷闲
指尖天地旋
功夫无大用
一笑解忧烦



毽子飞

翻跃绕身转
鸟飞蝶舞欢
腾挪随意
乐做小神仙

骨头引

饭香飘嘴边
难阻步趋前
意志本薄弱
飞奔为肚圆



红袄漫话

□张文泽/画 冷冰/文

一树银杏一树诗

□流鱼

几场淅淅沥沥的秋雨过后，小区里的银杏树被渐渐染成黄色。枝头的片片银杏叶，起初只是被西风镀了一层金边，慢慢地，便周身都浸染了金黄，好似一条条金鱼尾巴，在秋光里恣意摇摆，甚是灵动。

谁会想到，如此俏丽空灵的银杏，竟是地球上最古老的树种？它穿越几亿年的时光，抽枝、开花、结果、落叶，生生不息，历来为文人墨客赋诗歌咏。

“百战蟠根地，双阴净梵居。凌云枝已密，似蹊叶非疏。”宋代诗人梅尧臣笔下的这棵银杏树，宁静地生长在寺院里，它的树根像蟠龙一般深深扎入大地，树干像具有凌云之志一般耸入云霄，繁茂的树枝上，密密匝匝的树叶宛如鸭子的蹼掌。寥寥几笔，诗人已将银杏树的风貌特征描写得淋漓尽致。透过这几行诗句，我仿佛看到了一棵年岁古老的银杏树，它巨干参天，

枝繁叶密，天生高贵，宁静致远。不由想起清人李善济笔下的银杏，“姿如风舞云千霄，气如龙蟠栖岩谷。盘根错节几经秋，欲考年轮空踟蹰。”俨然一副英姿飒爽、气势恢弘的银杏图。

如此超凡脱俗的银杏，也曾得到大文豪苏轼的青睐。相传，河南光山静居寺有一株银杏树，为唐代道岸、定易二僧合栽。苏东坡曾两次留驻静居寺，并在这棵银杏树下读书。秋日的一天，他在树下诵读，抬头见枝头挂满圆圆滚滚的银杏果，不禁欣然命笔，吟诗赞颂，“一树擎天，圈圈点点文章。”在苏轼眼中，银杏树宛如一根擎天柱，而那一颗颗圆润的银杏果则好像一篇篇文章。如此富有想象力的表达，源于这位大文豪超然的审美情趣，更饱含着他对银杏直插云端、硕果累累的敬慕。

银杏的果实不仅仅是苏轼笔下的点点文章，它也是文人雅士馈赠佳友、

表达友谊的高雅礼品。北宋文巨擘欧阳修曾在《梅圣俞寄银杏》中写到：“鹅毛赠千里，所重以其人。鸭脚虽百个，得之诚可珍。”因银杏叶形似鸭掌，故银杏树在古代有“鸭掌”的别称。诗中，欧阳修引用“千里送鹅毛”的典故，表明自己能在千里之外收到挚友寄送的百十颗银杏果，实在弥足珍贵。无独有偶，明代诗人吴宽收到友人谢济之赠送的银杏果，也曾赋诗答谢：“错落朱提数百枚，洞庭秋色满盘堆。”数百枚像白银珠子一般的银杏果，错落有致地堆在盘中。望着这粒粒银果，诗人不禁想起洞庭湖上绚烂的秋色。小小的银杏果，像一只只鸿雁，飞跃苍茫的时空，传达悠悠情思。

凝望着窗外的几株银杏，它们好似一团灿灿的霞光。我不禁感怀，或许，古老的它们，穿过漫漫岁月，就是为了将人间的每一个秋天都点缀得诗意盎然吧！

本版邮箱:zhoumolvyou@126.com